

李健吾著

福樓拜評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李健吾著

福樓拜評傳

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居斯達夫·福樓拜

高芒維勒夫人繪

序

法國十九世紀文學，在小說方面，出了三個不世之才，根據各自的性靈，從不同的方向，射出同樣溫煦的光輻，普照近代小說的旅程。第一個走出十八世紀，充滿了十八世紀氣息的，是故作奇特而真正奇特的司湯達（Stendhal）。私淑德塔西（De Tracy）的觀念論，他利用想像的製作來分析，留下意外長遠的影響。第二個是他同代而稍後的巴爾扎克（Balzac），攝取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，成爲人性研究的大展覽。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時代的激流，而自己變做無數青年的楷模。站在浪漫主義的邊緣，同情於文學的解放運動，他們運用通俗的形式，完成各自的使命。就在浪漫主義風捲雲殘的時際，司湯達開始發表他的長篇小說紅與黑，巴爾扎克揭布他的人類的喜劇的計劃，而厭倦了熱情奔放的讀衆，正好從他們的故事，尋見各自真實的面目。然而司湯達的西班牙精神（L'Espagnolisme）的顏色加在十八世紀的情調上面，反而形成一般羨賞的障礙，唯有巴爾扎克，藉着他沈著的意志，多量的生產，得到及身的榮譽。一八四二年，司湯達幾乎無聲無息地死去，但是臨到巴爾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時候，漸漸出來一批大學學生，看的司湯達和神佛一般。

然而就在同時，有一個年輕人，將司湯達看了個分文不值。他不瞭解紅與黑的人物與旨趣，不瞭解巴爾扎克

恭維司湯達的來由（註一）；直到晚年，司湯達在他眼裏也不過是個白癡（idiot）（註二）。最大的原因是司湯達文章寫的壞。在這一點上，巴爾扎克也沒有逃過他的貶責：

「巴爾扎克要是知道寫作，該是怎樣一個人」（註三）

所以小說，無論如何演進，依舊等着牠的荷馬。說這話的年輕人，如若不是狂放，一定抱負很大，看準了自己來日的造詣。他絕不會是荷馬，因為他有了太多的藝術意識（conscience），也正因為這個原因，一談到小說，不談到藝術，我們就不敢隨隨便便丟開他，和丟開一件破爛的袍褂一樣。我們不信世上單有一種藝術家存在。要是有的話，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個。他叫做居斯達夫·福樓拜（Gustave Flaubert）。

創作是他的生活，字句是他的悲歡離合，而藝術是他整個的生命。一切人生剝那的現象形成他藝術的不朽。自從有了實業革命，差不多個個文人，不出賣靈魂，也要出賣物質的生存。只有這樣一個人，碩果獨存，做我們性靈最後的反抗，從理想裏追求精神的勝利。生來鄉下人，他終身不過是一個布衣。他用好些年寫作一部小說，唯恐一字一聲有傷進行的諧和。他可以收起他聖安東的誘惑（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），一擱擱上二十多年，然後修成最後的形式發表。他用著作替自己說話。而自己沈默着。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，以為是一個披頭散髮的潑婦，不料她和希臘的女神一樣莊嚴！沒有一個人想到寫小說，必須『好好地寫出來』，這也就是為什麼，想也不想，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。他們錯把文字當做故事。也像不出這怎樣交織在一起，成爲一幅綺麗的錦

霞漸漸這陣驚愕散開，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盤新東西，和巴爾扎克有些相似，卻又迥乎不同！這不僅僅是一個巴爾扎克，更是一個藝術家。司湯達深刻，巴爾扎克偉大，但是福樓拜完美。巴爾扎克創造了一個世界，司湯達剖開了一個人的臟腑，而福樓拜告訴我們，一切由於相對的關聯。他有他風格的理想，而每一部小說，基於主旨的不同，成功不同的風格的理想。

包法利夫人 (Madame Bovary) 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說，這時他已然三十五歲。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，他發表一部小說：薩郎寶 (Salammô)，情感教育 (L'Éducation Sentimentale)，聖安東的誘惑，短篇小說集 (Trois Contes)，布法與白居易 (Bouvard et Pécuchet) 還差兩章告成，他卻不幸謝世。我們現在依照發表的次序，分章論述各書。通常攻訐福氏的人們，總以為他行文迂徐，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。但是他早年的著作，在抽屜裏塵封了三十年，有的是遊記，有的是短論，有的是長篇小說，有的是短篇小說，有的是自傳式的記述，全部搜印成書，一方面祛除攻訐的人們的誤會，一方面證實作者幼年浪漫主義的薰染。說實話，這是一個生性極端浪漫的青年。他崇拜雨果 (Hugo)，擅自呼做『我們的朋友』(註四)；十年以後，和他妹妹寫信，他依然承認道：

『無論如何，有生以來，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，或許在我一切的不識者之中，我最愛的人。』(註五)

十五六歲的時候，他寫過一篇拜倫小傳，和當時所有的青年一樣，走進『世紀之子』的身影領洗。他敘述他們這羣後期的浪漫青年道：

「好些年前，我們鄉下有一羣年輕的荒唐鬼，生活在一個奇異的世界。我們旋轉於瘋狂和自殺之間。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，有的死在他們的牀上，有一位用領帶勒死自己，好幾個嫌無聊，胡鬧死掉。美哉其時！賸下的只有布耶（Louis Boulhet）我們兩個人。」（註六）

賸下他來，是的，回頭用他的著作，送終他幼年身經的浪漫主義。他下了決心，用了苦心，翦正他浪漫的生性，而給他另一個生性——現實的沾戀——挪出空隙。十八九歲的時候，他寫了一篇辣布萊（Rabelais），頌揚這十五世紀的巨靈。晚年向桑喬治（George Sand）解釋，說他膠著在地面之上。他會在鏡子裏看着自己刮鬍子發笑。和浪漫主義者不同，他能够嘲世。他會用第三者的口吻，在寫給妹妹的信裏，打趣自己：

「對話（一點鐘以前）——我，我的女門房（我聽見響聲）」

「女門房（從前廳內）——是我，先生，你用不着分心。（女門房打開門，平常門帘自己開着。）我給你拿火柴來了。先生，你缺火柴用。」

「我——是的。」

「女門房——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。先生真用功呵！先生多麼用功！我絕辦不了我，我跟你講。」

「我——是的。」

「女門房——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。你對的。」

「我——是的。」

「女門房——這對你好極了，呼一點新鮮氣，因為自從到這裏來，說真個的，說真個的……」

「我（有意）——是的。」

「女門房——令尊令堂有你這樣的兒子，一定滿意……」（註七）

簡單的女門房絕想不到這年輕學生怎樣憎恨法律！怎樣躺在屋裏淨抽煙，不用功！這兩種生性跟着年歲的加長，漸漸得到一種美好的平衡。這可以用他的著作證明。在這兩種背道而馳的生性之上，另有一種克臘西克的（classique）意識或者修養，駕馭牠們的進行。

然而在他所有的遺著之中，他的翰札更爲他留下永生的記憶。整個的福樓拜生活在這裏，從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熱的喜愛。我們從十一歲看他長大，發展，體會，經驗，接受，拋棄，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。他不準自己出現於自己藝術的製作。於是這獨身者，在他深長的寂寞之中，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寫給他的朋友吉德（Andsø Gide），他今日光榮的小同鄉，曾經道：

「我好久就愛福樓拜，彷彿一位師尊，一位朋友，一位兄長；他的翰札是我的枕邊書。呵！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唸了多少回！沒有一個句子，我今天不認識的……從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進步，就是敢於批評牠。」（註八）

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，他的翰札卻叫人愛。他的作品告訴我們他是藝術家；他的翰札告訴我們他是人，和

人一樣，這裏另是一種風格，一種自由的，不經意的筆墨。他沒有想好好地寫牠，沒有用他的腔調 (gueuloir) 限制牠；他自己曾經向他的情婦解釋道：

『一輪到你，也真怪，我就寫壞了；這裏我不放進文學的虛榮，聽其自然。在我的信裏，全撞在一起，好像我一時要說三個字。』(註九)

和他的情緒一樣，他的思想，他藝術的理論，他都放在他的信箋上。這也就是爲什麼，我們立論的根據，幾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：『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』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，卻也是最穩妥，最堅定的方法。這也是福氏在布耶遺詩 (Dernières Chansons) 的序裏，開首表示的意旨。我們主要的論斷，大部分站在他的性情上。猶如司湯達與巴爾扎克，福氏沒有派別。有的天才來在他的時代，有的天才受盡了物質的折磨；司湯達生早了好些年，巴爾扎克多虧了他的毅力，唯有福樓拜，是天之驕子。巴爾扎克已經死了六年，讀衆望眼欲穿，等看他製作的承繼；浪漫主義已經成爲濫調，而雨果自己，熱心政治，多年流放在外；同時一羣年輕人，屬於新的一代，擺起現實主義的門市，卻沒有鮮貨張羅主顧。於是，忽地大步踏進一個新人來，一枝私下準備了二十年的生力軍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時代！時代先是一驚，隨即認清了主人，在他面前低下了頭。唯有福樓拜，是天之驕子。但是他丟開他千金一時的機運，轉回故鄉，在工作的謐靜裏，只和永生爲友！

古爾蒙 (Gourmont) 把福樓拜說做法國十九世紀最大的作家(註一〇)；散慈玻璃 (Saintsbury) 沒有那樣

熱狂，以爲他是法國十九世紀後半葉最大的小說家，而塞克瑞 (Thackeray) 去世之後，歐洲沒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 (註一)。浦魯斯蒂 (Proust) 一點不推重福氏的比喻，卻說他用詞類 (例如動詞，接續詞等等) 復興法國文字的生命 (註二)；狄保戴 (Thibaudet) 彷彿惡作劇，指出他和福氏風格的因緣 (註三)。我們不提左拉 (Zola)，福氏的友生，更不提莫波桑 (Maupassant)，他晚年得意的弟子。我們尤其勿需想像，有多少怨男從毛諾 (Moreau) 照見自己，有多少怨女從愛瑪 (Emma) 認出自己！要是他的理論打不開你的智慧，他的作品卻怎樣鑽進你的靈魂！你可以駁倒他，然而要想駁倒他，和吉德一樣，和尼采 (Nietzsche) 一樣，你必須先做他的學徒。不像司湯達那樣神祕，不像巴爾扎克那樣單純，他是居斯達夫·福樓拜。

(註一)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福樓拜致高萊 (Louise Cole) 女士書。

(註二) 一八七八年六月，致莫波桑書。

(註三)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致高萊女士書。

(註四)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，致余法利耶 (Chevalier) 書。

(註五) 一八四三年一月，致妹書。

(註六)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，致高萊女士書。布耶極其喜愛中國。福氏自己，不是詩人，卻無時不在夢想旅行中國。一八四七年十二月，福氏向高萊女士抱憾道：『想想，無疑地，我將再也看不見中國！我將再也隨不着駱駝的協韻的步子睡覺！或許將再也看不見蘭在竹林裏的老虎眼睛發亮！你也許把這看做想像的食慾，不值一憐；然而我一想到就難受……』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他在給桑斗 (Sandeau) 夫人的信裏，說他很想隨同法國的遠征隊到中國來，甚至於拋棄他的工作他也情願，不幸他的母親上了

年紀，離不開他。所以他慨歎道：『這是第二回我錯過了中國！』

(註七) 一八四三年三月，致妹書。

(註八) 見於吉德的遇合集(Incidences)。

(註九)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致高萊女士書。

(註一〇) 參閱古爾蒙的文學漫遊(Promenades Littéraires)卷之四。

(註一一) 參閱散瑟玻璃的法國小說史卷之二。

(註一二) 參閱浦魯斯蒂的報章集(Chroniques)。

(註一三) 參閱狄保戴的福樓拜。

目錄

序	一
第一章 福樓拜	一
第二章 包法利夫人	五〇
第三章 薩郎寶	一〇七
第四章 情感教育	一六六
第五章 聖安東的誘惑	二一七
第六章 短篇小說集	二六〇
第七章 布法與白居易	二九八
第八章 福樓拜的宗教	三三九
附錄	三八九
(一) 福樓拜的故鄉	三八九

- (二) 十九世紀法國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…………… 四〇九
- (三) 「聖安東的誘惑」初稿…………… 四二六
- (一) 海蘭與魔術士西蒙…………… 四二六
- (二) 科學與信仰…………… 四三六
- (三) 詩人與賣藝的…………… 四四六
- (四) 魔鬼的哲學…………… 四四九
- (四) 參考書目…………… 四五九

插圖

- (一) 居斯達夫·福樓拜…………… 插頁
- (二) 路昂市立醫院…………… 一二
- (三) 德拉馬爾夫人…………… 五四
- (四) 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…………… 八八
- (五) 施萊新格夫人…………… 一六九
- (六) 聖安東的誘惑…………… 二三五

(七) 路昂禮拜堂北門的圓拱.....二八八

(八) 福樓拜的故居：克窪塞.....三九五

福樓拜評傳

第一章 福樓拜

「我的性格本身就缺陷，尋找的還永久是缺陷。」

——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，福樓拜致高萊女士書。

「有時你把我看做鬧劇的一個倒楣的角色，有時你又把我比做一個買辦。說真的，我沒有那麼高，也沒有那麼低；你過分俗化我，也過分詩化我。女性向來否認牛色（*demi-teintes*），而且從來不願意，或者不能夠瞭解複雜的人性！」

——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，致高萊女士書。

福樓拜的甥女，高芒維勒（*Commanville*）夫人，在她的回憶錄裏面，供給我們許多可貴的材料與研討的線索，成爲瞭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據。關於福氏的父親，她告訴我們，包法利夫人裏面的拉瑞維耶（*Larivière*）大夫，正是他逼真的撮寫。愛瑪吞了砒霜，大家束手無策，就在這緊要的時際，

「拉瑞維耶大夫來了。」

「一尊天神的出現也不會引起更大的驚惶。包法利舉起手，賈尼外（*Caniwet*）收住步，何麥（*Homais*）不

等大夫進來，就摘下他的希臘帽。

「他屬於畢沙(Bichat)實驗室出來的外科大學派，學者而兼醫生的一代，如今輕易也見不到，發狂地愛護他們的醫道，行起醫來，有的是熱情，有的是穎悟。他要一生氣，全醫院都抖擻，學生們恭敬過了分，不等掛起牌子，先模擬一個十足；所以在附近的城邑，你會看見他們，穿着他的羊絨長袍，他的寬大的黑斗蓬，花袖口翻上來，鬆了開，輕輕蓋着他的一雙肥手，非常美麗的手，從來不戴手套，好像一下子就要伸進痛苦裏面。看不起十字勳章，看不起官銜，看不起學會，又厚道，又慷慨，待遇窮人又慈祥，一舉一止全是道德，偏偏又不信道德，原可以叫人看做聖者，可惜他智慧的深緻，又叫人怕的和遇了魔鬼一樣。他的目光，比他解剖的刀子還要尖利，一直射入靈魂，無論說什麼，害什麼羞，也會把一切的誑分解出來。就是這樣他生活着，充滿了軟心腸的尊嚴，由四十年透明而勤勞的生涯，富裕與偉大的才能獲得的一種尊嚴。」

在福樓拜一姓裏面，他的父親亞世勒·克萊奧法司(Achille Cléophas)是第一個因為職業關係，遷移在腦爾芒第(Normandie)的首邑路昂(Rouen)住家。實際產酒著名的香檳(Champagne)地方，纔是這一姓的故鄉。除去福樓拜本人，他的祖先差不多個個行醫爲業，其中多數從事獸醫，有的還兼營馬掌匠的生意，臨到他父親，更發揚而光大之。從一八一八年起，充任路昂市立醫院院長，直到一八四六年去世，他的長兄又蟬聯了三十餘年。所以聖佩夫(Sainte-Beuve)批評包法利夫人，臨尾點定道：

「有名的醫生的子弟，福樓拜先生捉筆就和別人操刀一樣。解剖家與生理家，處處我重新見到你們。」

福樓拜的父親克萊奧法司，是一個家境貧寒的子弟，排行第三而且是最小的一個。對於中產階級，人人必須具有一種獨立的職業，所以雖然是一個清苦的獸醫，爲了來日的糊口，爲了門楣的承繼，他的父親，尼考辣司（Nicolas），也不得不打發他到巴黎學醫。克萊奧法司很用功，不久取得公費生資格，於是不用家裏一個錢，他一直讀到一八一零年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。看見學生大有青出於藍的意味，教師杜皮團（Dupuytren）藉口他的健康需要休息，派他來到路昂市立醫院，充任院長勞毛尼耶（Laumonier）的助手。他得到後者的信任，同時在他的家裏，遇見一位寄居的福勒瑞奧（Fleuriot）小姐，訂了婚。一八一八年一月，勞毛尼耶去世，克萊奧法司陞做醫院院長。

居斯達夫是他的次子，也是他最小的一個。他指定了長子習醫，同時爲次子他也安排好了未來——法律。和父親的希望相反，他不唯想做一個無業的文人，而且私下已然從事於舞文弄墨的練習。他口頭順從父親的意思，來到巴黎大學，實際沒有一個年輕人，像他憎惡法律，憎惡到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地步。這兩年巴黎學生的生活，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，最氣苦，最忍受，而且最不耐煩的時代。他給妹妹寫信道：

「你想想，自從我離開你，我沒有唸一行法文，沒有唸六行不幸的詩，沒有唸一個可讀的詞句。法制大要是拉
丁文寫的，民法更不知是什麼東西寫的，反正不是法文罷了。」